

“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，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你都与你同在，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。”这是海明威关于巴黎的名言。很可惜，我年轻时连上海都没出过，遑论远西的巴黎了；除非是像人们常说的，上海是所谓“东方的巴黎”。不论我去到哪里，一生与我同在的，总是上海，而非巴黎。

然而，我还是去过了巴黎，在巴黎住过，虽然早已不再年轻。我在拉丁区找吃的，找来找去，找到了海明威，他也在那里找吃的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他在巴黎怎么也吃不饱，总是感到饥肠辘辘。“多走了路，加上天冷和写作，总使我感到饥饿。”以致他晚年回忆早先的“巴漂”经历，还用了“流动的盛宴”做书名，一看就知道是饿过的人写的。那种怎么也吃不饱的饥饿感，我在巴黎时虽不曾遇到，年轻时在上海却是体验过的。

“我一直走过亨利四世公立中学，那古老的风艾蒂安山教堂，甜着圣物的先贤祠广场，然后向右拐去躲避风雨，最后来到圣米歇尔林荫大道背风的

一边，沿着大道继续向前经过克吕尼老教堂和圣日耳曼林荫大道，直走到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我熟悉的好咖啡馆。”这是海明威刚到巴黎时常走的一段路，从他的住处到他喜欢的咖啡馆（他路过亨利四

流动的盛宴

邵毅平

世中学时，萨特正好在里面读书)。对于住在圣雅克街附近的我来说，这段海明威之路虽也常走，却是以先贤祠广场为中心分两段走的。

一段往西，通往卢森堡花园一带，两条林荫大道交汇处，是拉丁区的“上只角”，有各式各样的好咖啡馆，温暖、洁净而且友好，令人惬意，海明威喜欢在那里写作。尤其是在巴黎阴冷的冬天，好咖啡馆外边生着火盆，即便坐在平台上也能取暖，要比他的工作室更加舒适，咖啡钱也不比取暖费更贵（他通常只要一杯奶咖，偶尔才会要酒或食物）。为了抵御街上美食的诱惑，他选择走没有餐馆的路线，让我想起马二先生游西湖。他曾在昂贵

的米当餐厅外面看着乔伊斯一家子在里面吃饭，就像马二先生看着热汤汤的燕窝海参一碗碗在跟前捧过去。他也会谎称有人请他在外面吃午饭，然后去卢森堡花园散两小时步，回家后向妻子描述午饭是

多么的丰盛。据说他甚至因为饿得发慌，还抓过卢森堡花园里的鸽子。卢森堡花园里鸽子是真多，但我试过，鸽子们都机警得很，它们能靠近你，你却没法靠近它们。海明威大概又是生在吹牛，但这个牛吹得让人伤心。也是为了打发午饭时间，他几乎每天都上卢森堡美术馆去看画，看塞尚、马

奈、莫奈及其他印象派大师的画（而我在那里只看到过毕沙罗）。他发现饥饿时名画看起来更美，也能更深刻地理解画家的想法。他向往像塞尚绘画那样来写作，试图使自己的小说具有深度。如果卢森堡美术馆关门了，他就去斯泰因家蹭吃喝，就在附近的花园街 27 号，有美

妙的油画、蛋糕和白金兰地。正是她对海明威说：“你们是迷惘的一代。”后来他让这话见鬼去。

一段往东，经过亨利四世中学与圣艾蒂安山教堂，来到狭窄而拥挤的笛卡尔街、穆费塔街，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美食街，有世界各地风味的小餐馆。我想那儿就是“流动的盛宴”，当时却几乎没有有什么餐馆。笛卡尔街 39 号，是诗人魏尔伦在那里去世的旅馆，顶楼有一间海明威的工作室。每当他文思艰涩的时候，他就站在窗前，眺望巴黎的屋顶和烟囱。法国所有的好作家，波德莱尔、兰

波、萨特，好像都住过巴黎的顶楼，都眺望过屋顶和烟囱。但他一直想退掉它以节省开支。

现在他的纪念牌和魏尔伦的一起，挂在底楼一家酒吧门旁的墙上，让人感慨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。再稍往东拐就是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，魏尔伦住过 48 号，乔伊斯住过 71 号，海明威则在 74 号三楼住过近两年，与他首任妻子哈德利·理查森。当时那是一个不能再穷的街区，



清风入怀

刘一闻 作

他们租了个两居室套间，用煤球取暖，没有热水也没有室内盥洗设施，只有一只消毒的便桶，但可以眺望到美丽的景色，而且房租便宜。贫贱夫妻百事哀，他们贫穷，却有青春和爱，所以仍十分幸福，从未觉得自己穷。他的小说从那里起步。现在当然又挂上了一块纪念牌，写着《流动的盛宴》里的最末一句：“这就是我们年轻时代的巴黎，那时我们很贫穷，很快乐。”我路过那儿好几次，总想停下来拍照。第一次没拍成，因为蓝色大门前煞风景地停了辆汽车；第二次拍成了。

我就这样走过了一段海明威的“巴漂”之路，感受到“流动的盛宴”背后的心酸和忧伤。

息。我们三两个小孩，守住门框，用赶牛的竹鞭拼命上下飞舞。那些受惊的鸟类欲夺门而逃，便纷纷杖毙在我们的赶牛鞭之下。真是美妙的经历啊。

后来，我学了生物学，知道生物多样性什么的，并且靠着生物学谋生，知道麻雀也是生物多样性的一种，不可扑杀的。自此，对麻雀温柔了起来。有一年，我在露台上种植牡丹。天气转暖的时候，牡丹萌芽长小叶子。可是，小叶子长多少，就被麻雀吃掉多少。那一年，就没有一朵牡丹花开。后来，我种菜种葡萄，麻雀依然是不请自来。我发明了一个办法：在露台上撒上大米。鸟儿看见大米自然吃大米了，就放过了我的植物们。

曾经，我弄来一把气枪，瞄着麻雀射击。我的枪法且不说，至少现在是不打了。天晴的时候，麻雀会落在我的露台上，三三两两毫无防备地散步，

窗台上的麻雀

褚建君

将到 7 点。恨死我了。这个麻雀，当初曾经是“四害”之一，它要偷吃田间的粮食。为了消除麻雀之害，人们想了不少办法，人海战术是最为有效的手段。

小时候牧牛。冬天的时候没有野外的芳草可供牛儿吃，只好把牛关在牛棚里。早晚牵牛出去饮水，其他时间在牛栏之间塞上干净的稻草，让牛随时享用。于是，关牛的牛棚内，一般是牛够不着的高一点的地方，囤积了许多的牛粮——稻草。设想一下，这么个堆满了干稻草的所在，在大雪纷飞的冬季，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且不说青年男女在稻草堆里自由地恋爱，就是那挨饿受冻的麻雀，也会纷纷飞进栖

春翔

苏剑秋

我们知道赵无极、朱德群，竟然大多数人不知道赵春翔，是一个大遗憾。赵春翔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。所幸画家有作品藏于博物馆，也有民间收藏家收藏，使得其艺术的光辉与曾经的努力不至于湮没。改革开放进行时，赵春翔的绘画佳作几次光临上海，令后生们肃然生畏。迟到的作品隐隐告诉人们，他是一个仰之弥高的典范。

1939 年，赵春翔手持杭州国立艺专毕业证书，一腔热血投身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，夜以继日创作绘制了大量宣传抗战的作品，就他而言，这是民族感情释放的时刻。这种历练，为他后来在西班牙、纽约的打拼奠定了牢固基础。有梦不觉人生寒，秉性执著的赵春翔在短短两年中，赢得了西班牙皇家美术协会会员资格。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个展上，有幸结识了风光无限的米罗，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制作了关于他的专题《中国艺术之超越》，赵春翔用传统底蕴国学资本赢来了西方对东方艺术的注视和敬仰。他想去美国感受现代艺术。

纽约是艺术家打拼的天堂，看他那个时期的油画作品，线条豪放拙朴，色彩浓抹厚涂，层层覆盖，营造出一种空间深度感，是离乡游子对自己民族文化宿命般的无奈感。在画风的逐渐演变中，可以看出一个生命固执而沉默的努力，在孤独中吃力寻找着平衡支点。

痛定思痛，炎黄子孙一味追摹洋人行不通。重新认识中国绘画艺术，他要在宣纸上尽情宣泄艺术追求中的苦楚。真正的绘画资源要从内心深处来开掘，得实实在在忠于自己的感受，既不附庸风雅，也不在乎市场流行。渐渐地一股凝聚的情韵在升腾，我们注意到赵春翔超越了传统文人画的格局的跃进，《生命的动力》就是这样的心境理念下的产物，歌颂生命和艺术原创精神。一个中国艺术家孤军奋战，用心灵呼唤，把中国传统水墨绘画带进西方艺术，以太极圆润诠释宇宙万物间的奥妙，用哲学思考在纽约艺术圈中站稳脚跟，最终在各类艺术中，获得多种奖项。

固守着一颗中国心，赵春翔的艺术人生启发人们，生活在西方的华人艺术家，可以将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融为一体，成为西方观者能够接受，又富于中国精神和情韵的现代艺术。我想到二十五年前，那个春光明媚的晌午，在上海美术馆的展厅中，赵春翔画展开幕了，寥寥观者大多是满脸疑惑一知半解，倒能想象出赵春翔笔下的星辰日月虽德沛宇宙，寥廓无垠情系华夏的专注精神却鲜为人知。



书法

毛节民

作为老教书匠一枚，我喜欢上某个年轻人是常有的事——对那些或聪慧灵秀或踏实勤奋或敦厚坚持的同学，我早就习惯了悉心教导，经常约见，主动帮这帮那的……不过，对于她，关系却完全倒了过来——在频密的微信沟通里，不是她称我老师，而是我称“她”老师——她在我眼里，首先是侄女的美术老师，然后才是同行；而我在“她”眼里，也必定首先是学生家长，然后才是同行。

第一次知道她，是因为侄女 Tia 回家时兴奋的小脸和开心的陈述——不管这一天有没有了她的课，她都可能成为孩子快乐的源泉。而假如她请病假不上课，那么这一天在孩子口中就很可能变成“我们的不幸运日”。众所周知，教师是个良心活，决不仅仅是上好每一堂课那么简单。换言之，教学

技巧可以摸索培训，教学经验可以总结积累，但对于学生来说，最最上乘的教学技巧和经验其实只有一个字：爱。窃以为，一名好教师最基本也最难的，就是真心爱学生，真心愿意为学生而蜡炬成灰——从踏上讲台的第一天起，无怨无悔，始终如一。而我印象中的她虽教龄尚很短，但一直力所能及地践行着对学生真挚的爱，自然也便赢得了孩子们由衷的喜悦。

Tia 自幼喜欢美术，不仅很享受在周末去番茄田上课，也很乐意参加相关的活动。上学期我偶得得知杭州市第七届青少年西湖明信片大赛的信息，便给孩子报了名。Tia 说想把西湖画在灯笼上，可才九岁的小姑娘自然无法完全独立完成构图，于是我便求助于她。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

还很快发给我非常具体的每一天“她”和 Tia 在学校同时有空的时间表，说自己太忙怕忘记了，要我提醒孩子自己记得去找她。就这样，她在每个工作日见缝插针地对孩子进行个别辅导，周末也都能及时回应我的微信“骚扰”。

数周后，Tia 的作品《灯影里的西湖》顺利入围决赛，并最终获得小学组二等奖第一名的好成绩。

可是，因为学校未曾组织参赛，她也只指导了 Tia 这一个参赛小选手，不符合大赛的相关规定，没有能够获得指导老师获奖证书。当我满怀歉意地告知时，她不仅浑不在意，还说以后如有类似的比赛只管再找她就是，还顺便安慰我说因为右脑优势，喜欢画画的孩子一般动作都慢，对 Tia 平时做作业的速度不必太在意——当然，我非常明白，如不

来自俄罗斯的卡佳

郭梅

是出于对学生和讲台深沉的爱，区区一张获奖证书又岂能让她毫不犹豫地放弃宝贵的休息时间？！

这学期初，她告诉我有个比赛很适合 Tia 等几个女生，便“驾轻就熟”地在课余时间辅导，也照例会忙里偷闲发几张孩子们专注创作的现场照片过来。这个过程，孩子和家长很享受，她也很享受。

行文至此，我突然想到点开她的朋友圈看一看，印象最深的是她第一时间晒出“外国人来华就业许可证”的兴奋和激动，还有在某日的 23:21 发了一条“一个很正常的老师的晚上”，配图是电脑和孩子的作业……

她，芳名卡佳，上学期荣获“孩子们最喜爱的老师”称号，来自俄罗斯。

关爱老人也是贵在长久坚持。请看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平凡中的伟大 责编：殷健灵

